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对外政策》评论拜登对华政策

12月7日,《对外政策》杂志发表哈德逊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布鲁诺·马萨斯(Bruno Maçães)评论文章《拜登认为他对中国强硬但这只是他自满的表现》。文章称,传统观点认为,拜登上台后并不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这是一个两党都认可的政策,两党都认识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但实际上,拜登并不会采取和特朗普完全相同的对华政策,而是会利用“全球自由秩序”来对抗中国。在无政府状态下,特朗普推崇通过直接的冲突解决问题,而拜登倾向于认为,世界政治仍然遵循着一套有序的价值和规则。中国需要遵守这一套规则,否则美国将根据规则予以制裁。而特朗普从不在乎规则,规则对于他来说不是工具而是阻碍。文章认为,拜登的方法存在两个明显缺陷,首先,它是变革性而不是交易型的方式。拜登追求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这是乌托邦式的追求。而特朗普政府则对确有成效的力量平衡改变感兴趣。华为等中国公司面临的困难能够证明。第二,全球自由秩序有时可以成为美国投射力量的工具,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例如,对中国公司的禁令可能被视为与其违反某些

原则的结果，但是竞争没有规范秩序，美国无法强迫其盟国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07/biden-thinks-hes-tough-on-china-hes-just-complacent/>

2、布鲁金斯学会：白宫发布有关 AI 的新指南

12 月 8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研究员亚历克斯·恩格勒 (Alex Engler) 的文章《新白宫指南淡化了 AI 的重要危害》。根据 2019 年 2 月的行政命令，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有关 AI 法规的最终指南。文章表示，白宫 AI 监管指南有很多积极方面。指南设定了 AI 法规的适用范围，指出政府发展的 AI 和私营部门发展的 AI 适用于不同的法规。同时该指南意识到 AI 发展的潜力和风险，并呼吁联邦机构与标准化机构合作，特别是遵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 AI 开发技术标准。指南强调规制不能阻碍创新和应用开发，但同时也提出管理 AI 应用的十条原则，如信任、公正、非歧视、透明等。但这些原则是作为核对清单出现的，要求各机构在执行新的 AI 管理规定前解决的，有规避或取代监管之嫌。因此对于需要更加严格规制和执法的领域来说是有问题的，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对确保 AI 增强型医疗设备安全性的考虑；劳工部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需要在研究算法工具如何影响工人薪酬的同时遵循非歧视原则；运输部需要新的规则来确保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等等。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echtank/2020/12/08/new-white-house-guidance-downplays-important-ai-harms/>

3、CNAS 分析出口管制的意外后果与技术前景

12月8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其高级研究员马提金·拉塞尔(Martijn Rasser)所撰写报告《重新思考出口管制：意外后果和新技术前景》。报告称，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建立在自身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的时代，随着环境变化，其实用性正受到侵蚀，并损害着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报告认为，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科技领导者，但已不再是全球霸主。当前时代，全球研发支出的分配更加均匀，技术知识传播也更为普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许多领域几乎能与美国匹敌，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实施有效出口管制的机会越来越少。报告建议，在以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战略竞争新时代，美国必须改革出口管制方式，遵循与盟国合作、提高出口管制使用门槛以及在国际经济和技术战略背景下重新设定应用目标这三大原则，使其重新成为外交和国家安全决策的有效工具。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ethinking-export-controls-unintended-consequences-and-the-new-technological-landscape>

4、CSIS: 欧盟提出新的跨大西洋合作议程

12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CSIS）中心发表国际业务高级顾问威廉·艾伦·雷因施（William Alan Reinsch）的文章《欧洲重置？》。上周，欧盟委员会在12月2日发表《与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理事会的联合通讯：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希望根据美欧双方的共同价值观为全球合作设计新的跨大西洋议程”。议程的大部分内容是呼吁针对 Covid-19 大流行和环境采取共同行动，但作者着重介绍涉及到技术和贸易部分：欧盟和美国需要建立技术联盟，借助双方的综合影响力，吸引更多跨大西洋地区的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组成更广泛的技术联盟。但作者认为，这一倡议掩盖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美国而非欧洲是技术的领导者，但由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先发优势，欧洲显然已经成为规则领导者。第二，欧盟对于“战略”或技术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洲摆脱美国大型高科技公司统治的决心，但事实上欧洲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总之，欧盟的倡议提供了一个建立新的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机会，但要想成功，双方都必须展示出更加开放的态度。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urope-reset>

5、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刊文建议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走向

12月5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发表了前英国外交官、地缘政治调查高级顾问约翰·雷恩（John Raine）的署名文章《拜登、中东和域外问题》。文章表示，中东地区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域外代理人通过域内国家挑起的。如今，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使用域外干预来投射和争夺权力。伊朗、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都试图通过干预区域冲突提升影响力；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的竞争主导着该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今，美国不再是中东局势的关键角色，而俄罗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影响力日渐提升，它在叙利亚的干预，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对此，拜登政府应当建立多边框架，即制约当前不受管制的域外管辖权，又允许美国等国在必要时进行合法干预。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12/joe-biden-the-middle-east-and-the-problem-of-extraterritoriality>

6、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美国新防长与五角大楼的文官权威

12月8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了中东项目主任、前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韦克斯勒（William F. Wechsler）的署名文章《拜登选了一位将军担任防长：奥斯汀如何加强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文章表示，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而拜登想要尽力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因此，能否与文官相处融洽成为是否能胜任美国新一任防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一点上，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赢得了拜登的信任。宪法规定的文官治军是美国民主的基石。然而，近年来这种文官权威不断被削弱。

因此，一旦上任，奥斯汀将面对十分严峻的工作——恢复五角大楼的文官权威。除此之外，对于其他传统上来说是文官的职位，拜登应当避免任命退休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担任，因为这类任命也可能破坏文官权威的原则。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biden-picks-a-general-heres-how-lloyd-austin-could-reinforce-civilian-control-at-the-pentagon/>

7、《国家利益》：美国不应放弃对伊朗的极限施压

12月7日，《国家利益》杂志官网刊登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的评论文章《伊朗：为什么现在不是放弃极限施压的时候》。文章称，外交政策评论人士普遍认为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已经失败，但这一看法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单纯评价美国政策的有效性而不考虑伊朗采取的反制战略是错误的；其次，认为有效的战略必须符合美国的政治议程，但这只会鼓励伊朗拒绝做出让步，并等待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发生转变；第三，即便承认极限施压存在问题，也缺乏足够理由结束这一政策，解除制裁只会使伊朗革命卫队更进一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文章建议，考虑到伊朗领导层将其境况改善寄希望于美国政府的更迭，最好的办法是打乱其计划，将压力再维持几个月，迫使其为求生存而做出最大让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ran-why-now-not-time-abandon-maximum-pressure-173955>

8、传统基金会撰文分析拉日什空军基地的战略价值

12月8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其欧洲事务高级政策分析师丹尼尔·科钦（Daniel Kochis）的评论文章《在大国竞争时代，这个大西洋中部的前哨至关重要》。文章称，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美国的全球利益正面临中俄的直接争夺。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美国需要关注联盟网络以及前沿部署部队和关键军事设施的战略前景。文章认为，位于亚速尔群岛泰尔塞拉岛的拉日什空军基地（Lajes Field）值得特别关注，该基地仍然是美国海外前沿部署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在过去十年里，预算压力、威胁认知放松和短视导致美国在拉日什空军基地的驻军严重减少。文章强调，该基地除了在运输、物流、燃料供应等领域持续发挥功能外，还具有填补战略空白的重要价值，有助于回应中俄在大西洋地区不断增加的活动。因此文章建议，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拉日什基地的长期重要性，通过与盟国建立牢固关系，部署强大的前沿存在，确保大西洋战区不受大国竞争对手的侵蚀。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commentary/mid-atlantic-outpost-critically-important-the-era-great-power-competition>

9、彭博社刊文分析英国脱欧谈判

12月9日，彭博社网站发表社论《英国和欧洲都需要成功的脱欧谈判》。文章表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本周将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进行最后的会谈，讨论英国与欧盟未来的贸易关系。即使达成协议，英国经济仍将面临崩溃的威胁。尽管约翰逊一直寻求有限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无论如何英国将处于欧盟单一市场之外，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新限制，英国和欧盟的经济都会因此而受损。但是，自由贸易协定总能缓解其中的一些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之后遭遇问题时的合作和灵活性。几个月来，双方在三个问题上争执不下：欧盟船只进入英国海域捕鱼的准入权和配额；国家补贴、劳工和环境立法方面的政策分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以上每种情况都没有明确的正确或错误答案，都可以采取合理的折衷办法，将损失减小到最小。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2-09/britain-and-europe-can-still-strike-a-deal-on-brexit?srnd=opinion>

10、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评析俄罗斯的人工智能战略

12月8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其副研究员朱利安·诺塞特（Julien Nocetti）所撰写报告《局外人：人工智能竞赛中的俄罗斯》。报告称，尽管目前与美中这两大人工智能领导者相比，俄罗斯更像一个“局外人”，然而与欧盟一样，俄罗斯也呈现出两个看似矛盾但又根本性的趋势：试图从技术相互依存中获益，同时保护其国内市场并实现“技术主权”。报告认为，虽然俄罗斯受制于投资缺乏、国际科学规范网络融入度低，私有企业受到政治压力、对全球技术价值链的依

赖以及人才流失等因素，其人工智能发展受到阻碍，与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也日益扩大，但莫斯科打算利用其在外交政策和国内治理方面的独有的体制优势（*niches of expertise*），将人工智能开发的很大一部分交给军队和国防工业，作为其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并用于推行非对称战术。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etudes-de-lifri/russieneireports/outsider-russia-race-artificial-intelligence>

撰稿人：童哲朗、杨舒涵、肖方昕

审稿人：贺刚